



透過戲劇貼近學生： 介紹一個跨國研究案

■蘇芊玲 銘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林昱瑄 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暨教育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結緣

2005年暑假，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曾前往加拿大進行了一趟「多元文化之旅」。在多倫多大學安大略省教育研究院（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OISE）婦女研究中心參訪時，任教於OISE的Kathleen Gallagher教授特別與我們分享她如何透過戲劇從事性別教育的經驗。在同一座談中，我們也結識了該校體育健康學系的Caroline Fusco教授（註：該次參訪的完整報告可見《性別平等教育季刊》35期專題文章）。2006年12月，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舉辦成立四週年研討會，特別邀請Gallagher和Fusco兩位教授，分別就戲劇教育和體育教育發表主題演說和帶領工作坊。在

台期間，她們也到南部和東部參訪。透過這樣雙向式的交流，雙方建立了深厚的情誼。

2008年底，Gallagher教授來函邀請蘇芊玲加入一個跨國研究案。這個研究由Gallagher教授主持，擬透過戲劇的方式探究不同國家青少年學生的生活世界、文化和認同，預計邀請美國、印度和臺灣的學者共同參與。蘇芊玲應允之後，另邀請了任教於南華大學的林昱瑄，劇場工作者藍貝芝以及任職於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的羅惠文，共四人組成臺灣團隊。其中蘇芊玲負責與跨國夥伴的聯繫討論和進度掌握，林昱瑄負責臺灣田野的規劃執行，藍貝芝負責戲劇課程的設計帶領，羅惠文擔任研究助理，協助相關事務。

臺灣田野：戲劇工作坊

Gallagher教授長期以來一直致力於將戲劇作為一種媒介，以批判性地檢視、探索、轉化青少年的生活世界。她對戲劇的看法深受巴西劇場工作者奧古斯托·波瓦（Augusto Boal）在1970年代所發展的「被壓迫者劇場」影響，希望透過戲劇發展人們的批判意識，甚至滋養出轉化現實的行動能力。另一方面，她也發現戲劇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很適合用來探究青少年複雜的認同與生活世界。在過往的「成人——青少年」研究中，青少年往往容易被當成被動的客體，被動地「說出」他／她們的故事，但戲劇卻可以讓青少年以另一種方式進行溝通、表達，甚至以具體行動傳達他／她們的感受和想法，青少年因此會擁有更多發聲的機會，所以這也是一種比較重視學生經驗的研究方法（Gollagher & Lortie, 2006）。

由於當時林昱瑄正要進行一個有關勞工階級青少年的認同研究，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嘗試戲劇教育在本地學校情境中的應用情形，因此，便搭配林昱瑄的國科會研究計畫，以位於臺北地區的一所私立高職為田野，以一學年（2009年9月——2010年6

月）時間，進行本研究。透過校方同意和班級老師的協助，我們選定的是設計類科一班高一學生，全班約四十人，男多於女。學生背景多為低學業成就、勞工階級家庭，有1/3申請就學貸款，有一位原住民同學。

我們通常利用學校的社團活動課到校進行兩小時的戲劇工作坊，工作坊的活動內容都是事先由研究人員共同討論而成，課後，我們也會立刻進行活動過程的檢討。總體而言，上學期共進行了九次（以1表示），下學期五次（以2表示）。除了戲劇活動，林昱瑄還個別訪談了20位同學（男9位；女11位），另做了兩次問卷調查以及一次課程回饋。

戲劇工作坊上下學期各次的主題、活動內容及發現如下（註1）：

1-1 自我介紹大頭拍

第一次為了要認識了解同學，請他／她們在一張A4紙上寫下自己的名字，並且可以隨意的畫圖裝飾，接著請同學將紙拿在胸前，一一用數位相機拍下他／她們的照片，如大頭貼的概念。拍攝過程中可以發現青少年文化的幾個特質：

1.裝飾塗繪自己的名字，將其個人化／風格化，例如：會把自己的綽號及個

人的象徵畫出來，有一個男同學在紙上寫宅男萬歲、宅很大，表現出他的宅男驕傲。

2. 拍照時的態度和表情也反映出同學的差異，如女生多擺出可愛、微笑的表情，男生則是酷酷的。
3. 找人合照對應班上社交／群關係。女生很喜歡成對合照，顯示彼此之間的友誼，從中我們持續觀察班級中女生的小圈圈文化。

1-2 手臂傳排球、比手畫腳

學生平常在學校上課很苦悶，需要一些宣洩，肢體活動除了達到釋放的功能，也是戲劇中專注力和協調力絕佳的訓練。同樣的，也可以在過程中觀察同學間的互動，彼此的喜惡與權力關係。譬如比手畫腳遊戲中有同學開始做人身攻擊，說班上一位同學「娘娘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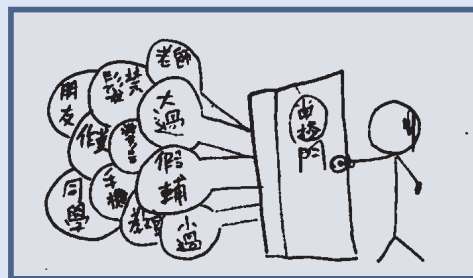
1-3 跳繩遊戲、WHERE AND WHO?

WHERE AND WHO 試圖帶入戲劇表演的情境，請同學們分組，每組自由設定地點和角色進行扮演，觀察他／她們對哪些時空與人物感興趣。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在夜市裡沿路販賣的身障人士、到美術館參觀展覽等。

1-4 「門」的創意廣告文案

這是結合 Kathleen Gallagher 教授使

用過的一個方法，以「門」作為隱喻，讓學生表現關於門的想像。我們先播放加拿大的演出片段給同學看，讓同學有一些跨文化觀摩的經驗，然後請同學做類似的創作設計，因為他／她們是學設計的，所以我們就請他／她們用畫圖表現。這個活動同學以「門前門後」、「開門關門」以及「門檻」等概念，呈現了許多自己的生活面向，包括升學壓力、友誼、秘密、親情、愛情等等，讓我們更深入了他／她們的內心世界。



以「門」為隱喻，學生表現關於門的想像，呈現自己的生活面向和內心世界。(圖片提供：蘇芊玲)

1-5 給○○的一封信（家人、學校、偶像、小時候的自己、未來的我）

請同學以分組集體書寫的方式，分別寫信給家人、學校、偶像、小時候的自己或未來的我。有趣的是，在偶像那組，只有一個女生，男生們寫信給AV女優（蒼井空），信中有許多暗示情色的文字出現，但又很隱喻，很像創意寫作。我們發現，在一個相對安全的環境裡，學生

逐漸開放他／她們的內心世界。其他組的分享更深刻地透露出對於升學課業壓力、嚴厲校規等生活面向的沈重心情。

1-6 【台北波希米亞】

【台北波希米亞】是一個拍攝劇場人生活的紀錄片，藉由影片觀賞當作一個職涯討論的引子，讓學生思考他／她們現在正在學的設計類科，真的是他／她們想要學的嗎？是否曾經為未來苦惱？

1-7 暖身遊戲+回饋問卷

因接近學期末，我們設計一個回饋問卷，詢問同學的意見，以作為下學期課程規劃的參考。

1-8 校外教學：觀賞野台戲「煮海的人」

本週剛好碰上藍貝芝演出野台戲《煮海的人》，我們決定帶學生做一次校外教學，不僅有實際觀賞戲劇的經驗，也希望更增加彼此的了解和信任。校外的情境，也對學校內師生權力關係的緊張有所抒解。

1-9 遊戲+期末分享

本學期最後一次課程，與同學分享兩週前的問卷結果，多數同學喜歡並希望下學期繼續戲劇活動，但也做了一些建議。針對同學不同的需求，我們思考

如何維持一個平衡且多元的參與方式。

經由討論，我們將下學期的活動方式稍做調整，因同學們平日校園生活壓力很大，很少有什麼選擇機會，我們希望在這個戲劇工作坊可以提供他／她們選擇的自由，譬如畏懼表演的同學不願意在全班面前表現，可以選擇參加分組討論就好，一樣可以有參與感；什麼都不想參加的同學可以到黑板區，那是一個觀眾區，他／她們可以自由觀察，只要不干擾或吵鬧。後來固定參加表演的一群學生，每次約莫十多人，有趣的是，他／她們通常是被公認成績不好、愛作怪、不愛唸書的。

2-1 寒假生活

這次主題是請同學分組呈現他／她們的寒假生活。有一組是三個女生，演出兩個女生不斷去跟另一個要錢，她不想給，就被霸凌。因為在這個班級也觀察到有一些類似霸凌的狀況，我們決定藉機繼續做校園霸凌議題。

2-2 校園霸凌

觀賞瑞典電影【邪惡】，劇情描述某貴族學校中學長凌虐學弟的傳統，帶出校園霸凌現象的討論。

2-3 雕像練習：考技能檢定（丙級）的感想

前幾週，同學們都在準備衝刺考丙級證照。我們對這個月他／她們內心的歷程感到好奇，所以運用了巴西戲劇家波瓦建立的「被壓迫者劇場」中的雕像練習，循序漸進地讓同學透過身體做出代表不同情緒或行為的雕像，呈現他／她們在準備丙級考試時印象最深刻的事。結果很多同學表示很悶、很苦，做夢都夢到在畫圖及寫作業等等，也有人覺得終於考完很開心、很有成就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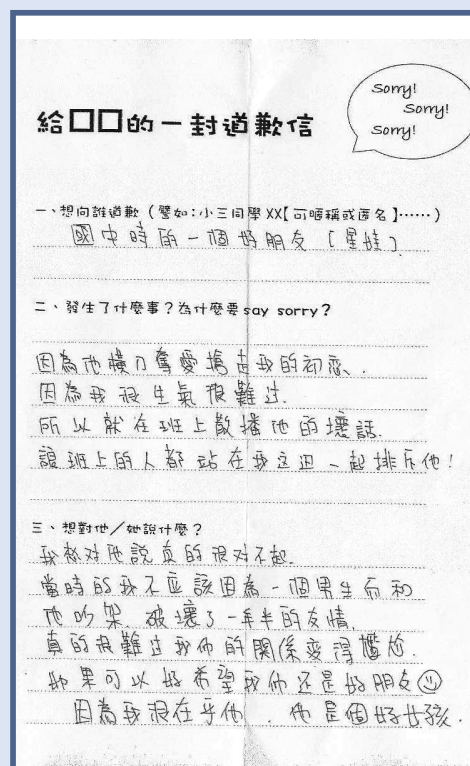
2-4 隱性霸凌：女生小圈圈的排擠

為了更深入探索霸凌議題，我們播放了另一部電影【自然捲】。這部電影是臺灣年輕女導演傅天余為公視製播的，劇情描述一個轉學女學生為了獲得友誼，捲入小團體文化的故事。觀看過程中，教室現場有很多隱性表演出現，譬如電影中有一個胖女生，當那個女生出現時，同學們就開始指著班上的一個胖女生說：X X，那個就是你。電影中演出小圈圈排擠時，觀察到同學臉色非常沈重，很專心在看。

2-5 給○○的一封信、發展劇本演出

最後一次延續霸凌主題，我們請同學回想，曾經對誰說了什麼，做了什麼，要寫一封道歉信對這個某人道歉。

接著在第二節課抽幾封信出來，請同學以道歉信的內容發展成劇本，分組做戲劇的呈現。



請同學回想，曾經對誰做過霸凌，寫一封道歉信對他／她道歉。(圖片提供：蘇芊玲)

臺灣田野的反思

在戲劇工作坊的進行過程中，我們並不像Gallagher教授在美國與加拿大的經驗那樣平順或「成功」，可以有效地激發學生進行熱烈、有意義的討論，或者是讓戲劇的張力得以充分發揮。教室裡經常是鬧哄哄地，有人在講話、有人

在打打鬧鬧、當然也會有少數人認真地做著藍貝芝所指示的戲劇活動。不過，每隔幾分鐘，有時是班級導師、有時是藍貝芝，有時是班長或風紀股長，總是需要大喊「不要講話！」，不然活動可能根本無法進行下去。

面對這種常規的困擾，是我們當初始料未及的，我們歸納出幾個可能的原因，一是人數太多。雖然我們是利用社團時間進行這個活動，照理說不願意參加的學生應該可以自行參加其他社團，但是學校為了方便管控學生，規定全班都必須一起參加這個戲劇工作坊，因此，藍貝芝必須一人面對四十幾位學生，這在一般的戲劇工作坊中是不太可能出現的狀況。再加上，我們又是在一間比較大的地板教室，讓學生可以脫鞋，自由地進行肢體舒展，所以學生一到這間教室多半會非常的興奮，就開始講話或打打鬧鬧，造成常規管理上的困擾，也使得許多原先設計好的活動進行效果大打折扣。另一個原因，也是和學校規定全班學生都必須參加這個工作坊有關。有些學生其實對戲劇的興趣沒那麼大，他／她們可能更想參加其他的社團活動，卻還是得來，因此沒有很投入。後來我們發展出一種折衷的方案，就是

讓不想參加活動的人，可以在黑板區當觀眾。這樣才舒緩了人數上的困擾。

相對地，Gallagher教授的田野多半是利用學校中原本就存在的戲劇課，選修戲劇課的學生基本上對於戲劇這種表演方式具有相當的興趣，而且學生人數通常在十幾到二十幾人之間，這樣教師才得以和每位學生有充分的互動；另一方面，美國、加拿大的很多高中都有選修的戲劇課，戲劇老師就是學校中的老師，他／她們對學生通常都有長期的互動基礎和了解，不像我們是以外來者的身分進入，在不了解學生個性、背景的狀況下，很難進行深入的互動。

此外，我們還發現如果希望戲劇教育可以發揮意識轉化，或是開啟學生行動能力的教學功能，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就是，必須有民主化的學校和社會氛圍作為支持的後盾。我們的研究田野是臺灣升學主義脈絡下很典型的一所強調嚴管勤教的學校。學校對於學生的服裝儀容、行為舉止都有嚴格的規範，學生每天要面對的考試、作業的壓力不下於一般的高中生。連班級導師也被學校施加很大的壓力必須要依照校規嚴格地管理、訓導學生，否則他／她們不但會受到學校的責難，還可能影響到隔年的續

聘資格。我們深知班級導師有其為難之處，也不想背叛導師對我們的信任。因此，每次在戲劇活動過程中如果碰觸到比較政治性的議題，常常得忍痛放棄。例如：學生會主動批判學校許多荒謬的校規、服裝儀容規訓等，或者質疑學校的課程內容，這些與他／她們被壓迫經驗休戚相關的議題，同時也是戲劇教育最能起作用之處，我們卻常常只能點到為止，怕再繼續討論下去，甚至引發行動策略的話，學校可能要把我們趕出去了。可見，解放性的教學實踐的確是一種革命、一種政治行動。在一個充滿威權、管理主義的情境脈絡底下，如何侈言解放性教學的可能？無怪乎，在臺灣許多戲劇教育的操作方法都只是被當成另一種灌輸主流價值觀念的途徑，無法真正地發揮它最重要的政治性功能。這就好像要談性別平等教育或多元文化教育，是不可能不先挑戰臺灣教育環境中的升學主義、威權主義和管理主義一樣。

跨國夥伴面對面

這個跨國研究，平日主要透過email和視訊會議進行討論。經過一年多，Gallagher教授有感於面對面的必

要，特別安排大家在多倫多大學進行為期一個星期的實體工作會議（2010年4月26——30日）。出席的有臺灣的蘇芊玲、林昱瑄和藍貝芝三人，美國的Christina Marin教授，印度的Urvashi Shani女士以及Gallagher教授的研究團隊。一星期的行程十分緊湊，除了連續幾天的工作會議之外，還參訪多倫多一個TDSB（Toronto District School Board）建教合作的中輟生方案以及在多倫多青少年劇場（Youth Theater）的一場教師研習工作坊。

前兩天的會議，由各國輪流報告過去一年的工作進度。臺灣方面，我們詳細分享戲劇工作坊的進行過程，並提出一些反思議題。與會者給予很熱烈的回饋，特別是針對男學生在活動中會說出含有情色的字眼，或做有情色暗示的演出這個部分，大家討論了許久。在類似的活動中，教師到底該扮演何種角色？是要完全尊重學生的表達，達到「真實」和「釋放」的目的？還是仍應畫出界線？當有男學生這樣表現時，女同學的反應如何？而所有男同學都很high嗎？老師有觀察到有人不自在嗎？學生這些表現的背後，到底隱含了什麼動機或故事？等等。類似這種狀況在課堂中



跨國夥伴在加拿大
大多倫多大學進行為
期一星期的實體工
作會議。
(圖片提供：蘇芊玲)

其實並不少見，尤其是觸及性或性別議題的時候，譬如在談性別氣質時，學生可能就會揪出某個陰柔男生或陽剛女生，用誇張或戲謔的方式嘲笑他／她；談身體形象時，學生也會對身材較豐滿的女生指指點點。教師原本的課程目標是要破除刻板印象和消除歧視，課堂中的實際進行的氛圍卻可能適得其反。此時，該怎麼辦？這些在性與性別教室中活生生的動力呈現以及權力運作，都有待教學者和研究者做更多討論。

原本在紐約大學任教的Christina Marin教授，分享的是她在NYC Outward Bound School的計畫，這是一個提供給學業成績優良的學生參與的一個社區型外展學校。Marin教授希望學生能

打破較為封閉、自我的個人生活，引導他／她們多接觸與全球化或人權相關的議題。她大量採用並轉化年輕人喜歡的流行文化形式，譬如將國家政策的討論融入rap歌手的音樂，另外，也設計許多體驗活動，讓學生嘗試被排擠的感覺等等。Marin教授相信，只要用心，每一個活動都可達成教師設定的教學目標（Games with a Purpose），她也主張教師可以多和學生分享自己的個人生命經驗，以便拉近與學生的距離。

印度的研究參與者Urvashi Shani女士，是一所專門培力女孩的學校Prema School的執行長。在仍有許多女孩無法接受良好教育的印度社會，對學生而言，學校像是天堂。Shani採用的策略

是讓學生拍下她們自己的生活，呈現在擁有教育機會之後，她們自己以及家人的改變。

加拿大部分，除了口頭報告之外，還安排我們進行一次田野實地參訪。這個TDSB建教合作中輟方案，又稱為「最後機會學校」(last chance school)，專門收納18到20歲學習處境不利的年輕人，學生在這裡上完九週的課程之後，即可拿到高中學分證明。這樣的設計相當具有彈性，讓必須打工才能謀生的學生可兼顧學業和工作。這個學期，學校以社團方式進行課程，學生可選擇參與戲劇、舞蹈、音樂或媒體任一組，然後一起共同製作完成一個劇目，之後會到學區內的中小學做巡迴演

出。這樣既尊重學生個別興趣又培養他／她們團隊合作設計的課程，很值得學習。我們去參訪時，學生們正在進行最後的排演。劇本內容從學生的生活經驗出發，充分反映性別、階級、族群等多元文化主題，譬如戲劇部分：有先生失業夫妻吵架、父子關係緊張、勞工向老闆借錢不成、小孩吵架單親媽媽無助等內容。音樂和舞蹈也都由學生們自行創作排練，媒體方面則展現新世代豐富具創意的多媒體能力。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她們在每一部分都加入原住民元素，有一個媒體組的原住民學生，訪談了自己的祖父，才了解祖父曾經為了保護原住民的美好山水不受污染，努力抗爭奮鬥的過往。

另一天，Gallagher教授特別帶我們到當地的青少年劇場參與一場教師工作坊。這個青少年劇場長期推出各種與青少年有關的表演，提供各級學校學



多倫多「最後機會學校」學生展示在走廊的作品。(圖片提供：蘇芊玲)

生校外教學的機會。在每次不同演出之前，通常會為老師開辦研習工作坊，讓老師更熟悉演出的主題和內容，以便之後可以運用在自己的教學中。我們參與的那一場工作坊，是在晚上舉行，主題是發生在青少年學生派對中的一場熟識強暴控訴。工作坊帶領者（Gallagher教授本人）透過劇本閱讀、五分鐘劇本書寫、角色模擬、與劇作家面對面、Q&A等多元方式進行。與會老師興致高昂，熱烈發問，令人印象深刻，也給了我們很多辦理教師研習新點子的啟發。

續曲

一個星期的時間很快就過了，儘管時差加上密集工作很辛苦，大家卻收穫滿滿。此次聚會最大的意義在於分享大家在過去一年的研究進度與經驗，我們也確實更體會戲劇教學（與活動）的不

同可能性以及可以發揮的效果，也了解到戲劇教學能否順利進行，牽涉到許多因素，需要教學者有智慧和能力一一去面對與克服。當然，戲劇教育在此只是一個媒介，我們最希望的是透過它去貼近學生，讓他／她們的生活和聲音可以真實呈現，在充分了解並相互尊重的前提下，研究者（或教學者）才有進一步思考如何與之對話，或發展為有效教學策略的可能，而如果還能提供一些教育政策上的建議，就更令人欣慰了。

接下來，這個研究團隊還會繼續透過問卷分析和訪談呈現，更多方細緻地了解青少年學生所置身的生活情境和面對的課題，特別是與性別、階級、族群相關的面向。我們期待這樣的跨國合作交流，不僅培力了我們自己，也能回饋到我們所致力教育議題之上。♥

註1：戲劇課程的說明文字由藍貝芝提供，蘇芊玲刪節補充。

參考文獻

- 賴淑雅譯（2000）。《被壓迫者劇場》（Augusto Boal於1979年著Theatre of the Oppressed）。台北：揚智。
- Gallagher, K. & Lortie, P. (2006). Building theories of their lives: Youth engaged in drama research. In D. Thiesen & A. Cook-Sather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tudent experience in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pp. 405-437. Springer Publishing.